

蔡日新著

容膝居室文鈔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印行

容膝居室文鈔

蔡日新著



自序

自古以來，凡有所作，其作者往往爲懷抱利器，而鬱鬱不得志於有司者，是以史遷云：詩三百篇，大抵爲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夫人情有鬱結而不得通其道，故託諸文字以暢志也，是以史遷作《史記》，何嘗不忍辱負重，一篇之中而三致志焉。原夫人情，未嘗有不喜樂厭苦，好譽惡毀者。若人處於得意之境：錦衣玉食羅於內，姘女嬌娥侍於側，則易奪其志而毀其終生事業。然簞瓢屢罄，人皆不堪其憂，有志之士則不改其樂，故往往可以成就其事業。是以《孟子》云：「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也。」及夫歐陽修作《五代伶官傳序》，則曰：「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蓋本孟氏語而發也。

予家貧素，幼喪父母，身處隘巷，居陋室，但可容身，聊避風雨也，故名之爲容膝居室。因家貧無貲，但可於粗衣素食中節餘小費以購書，每得新書，輒歡喜踴躍，曾不知人之笑予惡衣惡食也。由是焚膏油以繼晷，三餘不輟，遂得博覽經史之書，而偶有文字之述焉。又以

大陸地區文章發表不易，曩所著《說文敘篇疏證》、《周易數論》、《漢文字源流及六書概論》、《詞語捷釋》諸種書稿，只得自存篋笈。而後幾度卜居，均以室隘無可容者，而散佚於遷徙之中也。其後偶有學刊約稿，然必就其所需，奉命作文也。以予稟性耿介，不敢曲意以逢迎，迄今無一此等之作。而今清理殘稿，深憫此等習作又將如曩者之飄零，故擇其較佳者以輯爲此集，命曰「容膝居室文鈔」，以期翌日能有覽者。又今之大陸報章刊載文章，未免不爲適合政治之需要而續鳧截鶴，以致諸多發表之作往往「傷筋斷骨」，令人啼笑皆非。是以不得不假結集之機，盡量恢復舊貌。

予於是日，甚惜殘年，矢志釋學，不務旁他。故結此集，以辭昔日辭章撰作之勞苦，而示棲心玄門之本願也。

時丁丑年（西曆一九九七年）八月廿四日蔡日新自識於長沙興漢門外之酌爽齋

編成這個文集之後，我對於其他零星的短製便不存於胸次，因而新作往往散軼。近從殘稿中拾得幾篇，一併編次於末。集子編成之後，久久未能出版，今逢閒居無事，偶爾檢故，因將是集排版，爰識於斯。時公元二〇〇六年六月十三日，長沙蔡日新謹識於瀏陽河外之懷瑜居。

目 錄

自序 一

文史拾零

意味雋永，魅力無窮 一

《史記》人物語言述例 四

也談司馬遷的立名觀 二六

《史記》編著的次第及年代 三一

『真意』，神妙的人生哲理 三六

幽谷流泉洗人心 四〇

超以象外的禪悅 四二

杜鵑花撩起的鄉思 四五

目 錄

《宿清溪主人》，悟造化真諦	四七
愁心寄明月，別恨托閨中	四九
身在寒冬，筆研春秀	五二
重九話《登高》	五四
一樣登樓，兩般情懷	五六
試說韓愈文氣的成因	六〇
妙趣橫生山石圖	六八
析小石潭中的游魚	七〇
《岳陽樓記》的求異筆法	七二
寥寥一百餘字，捲舒千里戰雲	七四
范仲淹戍邊的政績	七七
因情成夢，因夢作詞	八〇
如夢的春夜，春夜似的夢	八三
亘古男兒一放翁	八五
崇高的人格，幽美的境界	八八
浩然正氣，青史永存	九〇

目 錄

對九宮山歷史悲劇的思考	九四
傾一江豪情，寫英雄功烈	九七
《西廂記》的寫景藝術	一〇六
巧摹暫離狀，妙賦惜別情	一二一
集天下之大不幸於一身	一二九
卓立於污泥濁水中的女性	一三七
發自宸宇的黍離之歌	一四七
對課本劇衰落的思考	一五八
貌似閒適，實寓孤憤	一六二
異國詩篇觸發的感慨	一六五
北京保衛戰中的于謙	一六八
諷刺小說大師吳敬梓	一七一
淺談史傳文學教學	一七四
老去能添晚節香	一七八
從民族歷史的重負下發出的尖音	一八三
孔門弟子中的經商賢	一八六

目 錄

中國傳統文化朝野談	一八八
莊子的浮力說	一九一
《陋室銘》閱讀的三個難點	一九三
禪偈品旨五首	一九五

學理探討

漢語聲源新探	二一三
『足下』、『閣下』、『陛下』辯	二二三
聯綿詞有哪些特點	二二五
『白草』新詮	二二七
《對『捨身求法』的注釋質疑》的質疑	二二九
釋「條」	二三二
淺析《仁學》的哲學思想框架	二三四
譚嗣同與金陵刻經處	二四四
「馮山田」與「馮山牛」	二四九
「梁端」小考	二六三

文史拾零

意味雋永，魅力無窮

——《迢迢牽牛星》藝術潛能淺析

在中外文學藝術的長廊中，凡是久爲人們所傳頌的作品，無不表現出它們驚人的藝術魅力。《迢迢牽牛星》是創作於兩漢時期的《古詩十九首》中的第十首，全詩雖然只有短短的五十字，但它卻潛藏了無盡的藝術表現魅力，令人讀之不厭，且愈涵詠則愈覺得其意味雋永。茲錄全詩如下，與讀者一道來剖析其藝術魅力的潛能所在。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織織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廣，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顯然，這是一首婦女思夫的情詩。但全詩於思夫不著一字，卻又收得了曲盡思婦之情的藝術效果。如果按照傳統的說法，則是因爲本詩採用了比興的手法。誠然，詩中確實借用了牛郎織女的戀愛故事，以表現思婦的泣淚凝眸，不勝其愁的心境，謂之比興，也不無多大的差爽。但我認爲本詩的感人之處，其根本原因並不單是因爲本詩在形式上採用了比興手

法，而是在於它所選取的象徵故事「牛郎織女」，本身就是一個廣為民間流傳的優美傳說。

據有的學者考證，牛郎織女的傳說大約產生於西漢時期，但從本詩的「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一語所用之典來看，這個故事似乎可以溯源到先秦時代。《詩經·小雅·大東》中便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皖彼牽牛，不以服箱」之語。大抵遠古時的初民便對牛、女二星有了傳說，這正如《大東》中「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一樣，它反映了初民對星宿的形象性認識。自然，牽牛星之駕車，織女星之織錦，在先秦時還只是一種傳說的萌芽，到了兩漢，這個傳說便趨於完美了。查《佩文韻府》卷二十六，就有天帝分隔牛、女於銀河之東西，只許他們每年才相見一次的記載。千百年來，牛郎織女的故事已經成了我國民間的四大傳說之一，村嫗野老、士宦官衙，鮮有不知道這個傳說者。正因為詩人所選的象徵故事是一個廣為流傳而又十分動人的傳說，所以，詩作在表現思婦的眷眷之情時，便收得了「好風憑藉力」的藝術效果。也就是說，牛郎織女的故事本身就具有巨大的內在藝術魅力，詩作借它為象徵，便使全詩更添一重藝術潛能，從而產生了墊高拽滿的藝術效應。

在另一方面，詩作借牛郎織女這一具有不朽藝術魅力的民間傳說為象徵，不只是使詩作的藝術表現力倍增，而且也使詩作顯得含蓄、深沈、意味雋永。涵詠此詩，通篇無一字言及人間情思，而卻又處處皆闡思婦心曲。如此佳構，真可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閉目而

思，詩作中所描寫的織女（思婦）的形象是可以想見得到的：她望著那清淺的銀河對岸，噙淚凝眸於她所思念的牛郎；她之所以終日織不成章，是因為她在想——這清淺的一條銀河之隔，竟使她對情人的脈脈深情無法傾訴。只要稍有這方面生活體驗的人，馬上就會由天上聯想到人間，從而深味詩中女主人的相思之苦。含蓄、凝煉、深沉，既是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的優良傳統，也是本詩藝術魅力的潛能所在。

此外，詩是可以入樂的，故其語言往往富有節奏感，具有音樂的表現力，這種優美的表現形式自然是可以增強詩歌藝術表現力的。《迢迢牽牛星》一詩不但具有一般詩歌所應具有的韻律，而且還大膽地使用了疊音詞，使全詩在藝術表現形式上既另具一番風味，又更趨於完美。全詩一共用了六個疊音詞，其中「迢迢」形容道里之遙，「皎皎」以狀光澤之潔，「纖纖」以寫思婦手指柔長，「盈盈」乃言河水之清淺，「脈脈」以表戀人的含情相視，「札札」以象織機之聲。這些疊音詞用在詩中，不止是讀起來琅琅上口，而且也使詩歌的語言頓生親切之感：它既無傷詩歌語言的大雅，反而使詩歌的語言更加富於音樂美，這無寧也使本詩更增一分藝術魅力。

總之，《迢迢牽牛星》之所以千古為人傳頌，乃在於它具有不朽的藝術魅力。而其藝術魅力的潛能之所在，一是取決於它在內容上（牛郎織女的故事）潛藏著巨大的表現力，二是因為它具有完美的語言藝術表現形式。

《史記》人物語言述例

一、引言

敘事性文學作品的人物語言講究如其身份、如其性格，正如高爾基所說的：「必須使人物語言從人裏流出來，不要從外面把語言黏貼在人身上。」因而，優秀的敘事性作品的人物語言不但能使作者從中見出人物的性格來，而且還能使讀者從人物語言裏追溯到人物的身份和所處的環境來。作為敘事性作品的史傳文學，它特別注重對人物語言的提煉。劉知幾在《史通》中專門寫了一個《言語》篇，他主張「言無美惡，盡傳於後」，「事皆不謬，言必近真」。裴松之也認為：「凡記言之體，當使若出其口；辭勝而無實，君子所不取也。」如果以這樣的標準來衡量史傳作品的人物語言，《史記》應當是首屈一指的。它之所以能給讀者「讀《遊俠》即欲輕生，讀《屈原》、《賈誼》即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即欲遺世，讀《李廣傳》即欲立門，讀《石建傳》即欲俯躬，讀《信陵》、《平原

君傳》即欲養士「二」的藝術魅力，乃是因為它除了其敘事語言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以外，其人物語言更是妙手偶得了。

總的看來，《史記》的人物語言具有兩個最大的特點。首先是它作為文學語言的形象性特點，司馬遷筆下的人物語言無一不是「能使讀者由說話看出人來的」，也就是說它用人物語言揭示了人物的典型性格，再現了典型的歷史環境。如《陳涉世家》中所載陳涉傭耕時夥計的那一句「夥頤！涉之為王沉沉者」，非但如出其人之口，而且陳涉當時的生活之奢靡也由此可以觸感得到。又如從周昌口吃而急辯時所說的「臣期期不奉詔」一語，似乎也能使讀者看到周昌那滿臉紅漲、青筋凸起的樣子。其他如「持弄丸之辯」的說客，素慢無禮、內行不修的劉邦，「力拔山兮氣蓋世」的項羽，陰謀家張良、陳平，刀筆吏公孫弘、張湯等，所出之言，無不各具個性。甚至於《刺客列傳》中的五個人物，「才一出口，乃覺口氣各不相同」。

其次是《史記》人物語言的史學性特點，它具有「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的特色。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說：「古人有作史不待論斷，而於序事之中即見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而《史記》的寓論斷於序事之中，又大多是通過人物語言來實現的。如《劉敬叔孫通列傳》中對叔孫通的評價，是通過兩魯生的對話「皆面諛以得親貴」說出來的；《袁盎晁錯列傳》中對晁錯的評價又是巧借鄧公語出之：「夫晁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制也。計劃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

下所不取也。」尤其是《汲黯列傳》中的汲黯這個人物，幾乎成了司馬遷的代言人。

誠然，太史公常常借歷史人物之口抒發自己的身世感慨，即如茅坤所說：「太史公自以救李陵犯主上，並無故人賓客出救，又貧不能贖，卒下蠶室。故於劇孟、朱家之任俠，於猗頓、卓氏之貨殖，俱極摹畫。諸將中最憐者，李廣之死，與衛、霍內寵益封，故文多感歎……」
「其次，《史記》往往以漢代的語言寫先秦的歷史，它甚至把漢代人的話塞到先秦人物的口中，這一作法曾經受到後人的一些譏評。誠然，其批評自然有其正確的一面，但也有失之偏頗之處。做為一部史學作品，作者的主觀憎愛、審美情趣等個人傾向是無法避免要表現到作品中來的。至於以今語作古史一事，劉知幾是這樣看待的：「天長地久，風俗無恒，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效昔言，不其惑乎？」事實上，後代人要用前代的語言寫文章，那只能像《夢溪筆談》中所載宋仁宗召問河北大水，臣下對以「懷山襄陵」、「如喪考妣」等《堯典》中現成的句子一樣滑稽可笑。歷史的真實，只能要求作者所反映的史實是真實的，而不可能去照搬古人的現成詞句。

魯迅評《史記》為「無韻之《離騷》，史家之絕唱」，我們從某種角度上講，可以說《史記》的人物語言既是藝術語言的奇葩瑰寶，又是史學語言的優秀楷模。我多年來讀《史記》，一直很注意這個問題，每有所感，輒寫就於卷端。今撮錄《史記》中部分人物語言，從文學與史學兩個角度來分條類纂，略加評述，以就正有道。衆所周知，《史記》既是一部優秀的文學作

品，它同時又是一部出色的史學著作，而它的這兩個特點一直是有機地滲透在其人物語言之中。因而要截然地指出它的哪些語言表現了其文學性，哪些語言表現了史學性，恐怕是不可能的，而我們下面的分類也僅僅是側重某種角度而言。

二、文學性人物語言的楷模

（一）以人物語言揭示人物的典型性格例

（一）《項羽本紀》載：「當是時，彭越數反梁地，楚絕糧食，項王患之。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我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於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吳見思曰：「兵鈍糧絕，項王為此，乃急著也。已為漢王窺破，必不敢沒太公，故為大言。」三今案：「窺破」是實，「不敢」則未盡然。項羽一生殺人如麻，坑秦降卒四十餘萬等且不說，他斬宋義、逐義帝尚不憚被惡名，又何有於一太公？倘使項伯不從中遊說，只怕太公早已被烹了。劉邦固然窺破了項王以殺太公來要挾於他，但他決不會因救太公而放棄「竊國」之舉。且彭城之戰，他為了逃命，曾多次將自己的親生子女魯元、孝惠推墜車下，劉邦對骨肉的忍狠由此可見一斑了。更何況他與其父親的關係並不十分好，劉邦直到作了皇帝後還在找他老子算那筆「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的那筆老帳。此時，劉邦是決不會把太公的安危放在心上的，倘使劉

邦有申生、伍尚之孝，他斷不會口出此語。另一方面，劉邦不以烹父爲難，則項羽烹太公的意義也就不大了。從劉邦這一句無賴的話語，既可以見出他忍狠的個性，又將他狡詐、無賴的品性刻畫無遺。

(二)《高祖本紀》載：「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今某之業孰與仲多？」」這既是劉邦醉後無賴的表現，又是他酒後所道的真言。劉邦微時便羨慕秦皇的富貴，他歎道：「大丈夫當如是也！」經過多年的戎馬廝殺，他終於取得了天下；漢七年，叔孫通爲他定朝儀，又解決了群臣「醉或妄呼，拔劍擊柱」的局面；漢九年，劉邦心中的骨鯁臣也剪除殆盡了，此時他置酒長樂宮，則已忘乎所以，乃至在他老子面前也擺起臭架子來了。此外，我們還可以從中認識到劉邦過去的以救世主自居，聲稱「天下苦秦久矣」，他裝出要爲天下誅無道等，殊是騙局。他本來就是一個市井無賴，因投機起義，順應了歷史潮流而成了一個「竊國者」。他在這裏的視天下爲個人產業，誅戮天下而實己私囊，體現了一種極端的利己主義思想。

(三)《張儀列傳》載：「張儀已學遊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貪無行，此必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遊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在不？」其妻曰：「舌在也。」儀曰：「足矣！」」作者在這裏以張儀的典型語言剖析了其心理結構：大抵將軍重馬，匠人重斧，學者

重書，而說客則徒重一舌，這大概也算得上是一種普遍的職業心理了吧。張儀置身被百瘡於不顧，但念一舌，這似乎是有點近乎誇張，但誇張而不失真實，它有力地表現了張儀志於縱橫之術的堅強信念。

(四)《呂不韋列傳》言：「子楚（秦莊襄王），秦諸孽孫，質於諸侯，車乘進不饒，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今案：「見而憐之」，似有惻隱之心；「奇貨可居」，洞見商人五內。本傳開頭寫呂不韋「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似是一般敘述；下面便轉入對秦昭王太子安國君與華陽夫人的交代，尚似是平淡；此處筆鋒宕轉，不韋一出語，竟使人拍案驚奇。固然，唯利是圖是商人的本性，可誰曾見過做帝王生意的商人？不韋之語既表現了他做為商人的唯利是圖，又體現了他做為政治家的野心勃勃。另外，呂不韋與春申君的贈姬君王，也是對漢家天子「君權神授」的有力嘲諷，如果要說「神授」，則呂不韋、黃歇便成了真正的「神」。莫非當年劉邦的母親宿大澤之陂的所遇，就是不韋、春申之輩麼！

(五)《李將軍列傳》載：「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人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因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漢郎中……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凌稚隆言曰：「漢文帝惜廣不逢時，自以其時海內乂安，不事兵革，廣之才無所用耳。末年，匈奴入上郡、雲中，帝遣將軍令勉、張武、周亞